

萬華社區大學自然與人文講座

講題：入學招生制度與測驗

講師：台灣師大教育心理系教授 林世華

各位社大的學員們：

大家好。我是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的老師，之前我也有來過社區大學講授一次課程。今年八月一日我就重新回去擔任心測中心的主任，這其實也是一個壓力很大的事情。前幾天報紙把我的名字登得很大，主要是爲了學力測驗，不過我們今年還有一項主要的工作，就是民國九十四年，今年的國一新生進入九年一貫課程以後，在三年後進入入學考試階段會發生。若到時尚未完成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他們必須再面臨一個篩選的機制。

可能因爲這個緣故，他們希望民國八十七年我規劃了基本學力測驗，能夠再著手規劃民國九十四年的入學方式，昨天的報紙已經出來了，不過還沒定案。內容是說現在的國一生，在民國九十四年參加入學考試（基本學力測驗）時可能會有那些考科。很多教育界的朋友或社會大眾會認爲考試只是單純的分數測驗，考完就決定志願，其實並不是如此。而這也是我今天所要演講的主題，和大家探討，入學招生和測驗之間，這兩件事情究竟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台灣的入學招生制度

台灣教育制度從高中開始有挑選學生的機制，入學招生在我們的觀念裡頭好像是可以決定學生的優劣，其實這不是唯一的想法。台灣教育從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播遷來台，可以說恢復得相當快。國家政經要穩定，教育一定要穩定，教育辦好了，讓學生、家長穩下來，他才能控制整個大局，所以台灣在民國四十年就開始辦學校。

民國四十年代的第一所恢復的學校就是台大，因爲它在本質上是日本人就讀的學校，破壞程度最低，只要穩定下來，師資、財務都不是問題。但是台大馬上就面臨招生的問題，依據過去的歷史記載，台大是獨立招生，自己舉辦考試。爲什麼要考試？爲什麼不是人來就可以唸？很明顯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學校資源有限。所以他們率先在台灣以「考試」的方式來挑學生，挑學生當然要挑優秀的，但是也無從比較起，所以就單純以分數高低來取決，這是中國傳統科舉的想法。

那時候的時代背景，重點是學校很少，能容納的學生有限，尤其是高等教育，所以一定要有機制來過濾。但是現在台灣此項條件已經不再，現在的高中、大學多如牛毛，早就供過於求，態勢已經不同了。但是我們的基本想法都還在，想法不容易變，但是外在環境已經改變了，可是我們仍然在「挑」優秀的學生。台灣最早期的入學招生和測驗的關係，就是在這個時候，這種方式也無所謂好或不好，最重要的是，這個方式一直爲大家普遍接受，主要是因爲它很「公平」。

教育公平的概念

「公平」是一個很詭譎的議題，我們現在所談的「公平」是指奧林匹亞競技式的公平，大家站在同一條線上起跑，考試之前大家讀的書要一樣多。但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就是個很怪的想法，大家很在乎是不是學生讀同樣的書、老師教同樣的課，這種觀點在過去還不會有大礙，在現在就顯得很詭怪。不過這個公平性也不能就說是一個錯誤，因為如果沒有當初如此的制度，台灣今天的入學制度和教育觀念也不會是這樣。

至少在民國四十年到六十年間，台灣的教育資源都是有限的。台灣人才的來源，就是靠這個公平的機制去篩選的，也因為這個公平的機制，使得很多貧窮的子弟，透過這個機制改變其社會經濟地位。可能他們之前是務農，生活貧窮，但是因為考試讓他們社會地位在一日間提高。所謂的社會地位第一個是「財富」，第二個就是「教育水準」。社會經濟地位高低其實要看教育水平，職業的種類、收入。這也就是說，只要你用功唸書，考取大學，就可以改變自身教育水平，進而把自己社會地位提高。

過去的林清江部長、黃昆輝教授都是這樣，他們都是務農子弟，透過考試的制度而獲得社會地位。這樣的例子在台灣非常多，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現在的總統—陳水扁。陳水扁原來是放牛的，就算讀到台大法律系他家裡還是窮，但是他有管道去爭取到獎學金，因為他成績優秀，很拚命唸書。舉這些例子是不是就代表考試制度可以永續存在？因為它一開始是這樣，四十年過後台灣就越來越穩定，就出現很多新的學校，譬如師大，跟著開始招生。台灣教育在民國四十年到五十年間一直有著相當蓬勃的發展。如果不斷新設學校，不斷招生，馬上就會面臨到一個問題：每間學校都是獨立招生。

如果每個學校都獨立招生，會造成考生很大的困擾。於是很快的借用了經濟的構想，決定很多學校一起同一天考，但是並沒有聯合招生，仍然是獨立招生。拿同一個分數申請自己想要的學校，在學校不多的情況下，也不致產生問題。這有點像現在的多元入學方案，是名副其實的「考招分離」。那個時代在台灣其實已經發生過了，只是時間較為久遠。這項制度辦久了，又有新想法：既然可以一起考，為什麼不能一起招生？因為每個學校招生的歷程是相同的，可以一起考試，就應該可以一起招生，這樣可以降低很多成本，台灣所講的「聯招」，其實是「聯考帶聯招」，把考試和招生合併一起，一貫作業。這種制度在我個人判斷，幾年之內不會出問題，但是三、四十年間就很難講。

三、四十年如果分成十年一代就是三、四代，這個制度在三、四代之後就會產生問題了。因為學校要做分類，會分類為好學校、不好的學校。學校本來沒有好壞，但是因為聯合招生要做排序，變成連校長、老師都要排序，連帶學生也要排序。這種排序到了最後，變成台灣人受教育也有「貧富懸殊」。台灣學校嚴格講起來，學校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校長的差距也是如此，變成好學校的校長似

乎也比較好，這也會影響到老師和學生，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結果。但是我們都認為這很自然，用功讀書進好學校，不用功進不好的學校，好像因果報應一樣。台灣的教育變成是用「分」的，而不是用「教」的。

學生是要被教好，但是學校的學生參加考試考高分，學校也沒有什麼好得意的，因為聯考時早就分好了。把好校長放到建中似乎無用武之地，因為建中學生似乎不太需要好老師，只需要定期補充氧氣和水，三年以後自然會考取。學生考好變成好像是學校的功勞，但我們卻都忽略了學生本身的努力。整個教育觀念沒有放在教育上，只是在乎如何及早把他們分類分好。相對於被分成是不入流的學校，就不受到重視。這樣的學校在以前甚至有傳出過老師不敢進教室、學校發生事故還須警方鎮壓的新聞。這樣的學校變得比社會還要恐怖，但是我們也默認，因為那本來就是不好的學校。於是老師和學校被區分了四五十年後，觀念的根深蒂固，就只差身份證沒有印出來而已。

我們一直把公平的概念視為理所當然，但是我們忘了教育的公平和運動是不同的。教育的公平是「那些人在學習過程中需要幫助，教育就去幫助他。」後來發展的成人教育、素養教育、文盲教育，才是比較貼近於教育的觀念。在歐美有的學生會申請在家教育，因為他們家環境很好，父母的水平很高，不需要接受普通教育，只要在一定時間參加入學相關考試。在我們來看反而忽略掉了「需要教育」的人，把目光集中在「有可能不需要太多教育」的人，整個教育就被扭曲了。制度發展到晚近，台灣的人口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聰明，更民主、更多元，學校的教學很明顯的受到各方參與的影響，教學也很容易被帶領到一切為考試的方式。

考試領導教學與學習

各位都參加過聯考，聯考給我們的感覺是什麼？「考完以後都會準時的忘掉。」過去我們的學習在中學階段有點徒勞無功，學習一切為考試。一回憶起來常常沒法回憶到學過些什麼，隱約有成長，但是感覺上目標都集中在考試上面。因為聯考，學校教學嚴重受制，最明顯的就是主副科，聯考有考的就是主科，教主科的就是重要的老師，反之就是不重要，當我們從教育的觀點來看的話，任何老師都是重要的，關鍵在於老師是否有盡本分去教。學生在學習的階段就是應該什麼都要學。

我在念書時，是蘭州國中的第二屆。初中剛改制到國中，升學壓力依舊不減。那時我有位體育老師很特別，因為體育課常被借課，所以不太上課。偶爾有機會上課，我們都說那叫「放風」，好像自己是監獄的囚犯。一旦有體育課，我們就會上得很認真。其實體育課也沒有上什麼，純粹跑操場跑到下課，但是我們也心滿意足。

有一次我們體育老師請假，來了一位代課的女老師，老師告訴我們跑步也有方法，比較高的同學，跑的時候數一二三四，以四為單位做循環，讓呼吸可以

變得有頻率，但小個頭的同学就數到三。一試之下果然非常有用，我到現在如果上操場跑步，還是會數一二三，因為老師的教學影響到那裡。老師的教學影響相當大，考不考是三年以後就定論，但是老師的教學是一輩子的。我最大的遺憾是，當初很多非聯考考科的科目沒有機會學到。很多科目都沒有教科書，完全看老師。老師如果省略不教，學生也就不會學到，但是如果老師有教，學生有認真學，效果就是一輩子的。既然有這種可能性，老師為什麼不多教一點呢？為什麼要停止教呢？所幸這種情況只有早期會這樣，現在老師是按步就班，加上學生會抗議，爭取自己想上的課。他們是不是也採「放風」的觀點我不知道，至少現在的學生會適度的表達他需要的是什麼。這樣的想法告訴我們，其實孩子也不是如此現實，並不是完全為了考試而學習。老師也沒有必要只為了考試而教。

「考試領導教學」所帶來的問題是台灣近代入學考試裡頭要去克服的另外一個問題，台灣的入校招生、教學、考試原來三件事是分開的，因為這樣的因緣際會，台灣人把它視為同一件事情在辦。只要碰到有考試，老師就教考試。只要有考試，就聯合招生。前面有形式上的結合叫「聯招」，後面就是無形的結合，變成老師教考試、學生學考試。一旦考試不考，老師就傾向於不教，學生就傾向於不學，如果我的孩子在國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只把時間和精力全部集中在考科上，是很可惜的。以孩子的能力來講，絕對可以學得比那些考科更多。

教育與學習的雙向觀念

台灣的入學招生還有第二個軸，是較不為人知的，就是「學生的軸」。入學招生在過去是用選材，民國四十年時大學還少，大家擠破頭。當時的學生其實是被選的。篩選制度並不是不正確的，心理學稱為「人事甄選」，以報考多、錄取少的情況來看，只要考得好的，大部份來講都是優秀的，但缺點是考不好的人不一定就不優秀。人事甄選是挑到所要的就好，這有點像曹操的哲學，就是「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放過一人」，企業界也是這樣，挑到他所要的就行了。這種觀點企業界可以接受，教育界沒有理由接受。如果以國民教育的觀點來看，學校是不能選擇對象的，因為學生有受教育的權利義務，學校不可以挑選學生。這種觀念倒是跟社區大學的觀念比較近似。

社區全民教育的觀念，很早就存在了，大概民國五六十年時。有位吳祥暉先生，叫做「拒絕聯考的小子」，那時稱為另類思考，考上建中後不屑就讀，是一種反權威的觀點，這個關係在台灣民智開展是有意義的。因為在過去我們始終認為我們生來就是被選的，但是這批人認為「沒有理由只有你來選我，我不高興我也可以不要選你。」所以開啓了一個「雙向」的觀念。目前我們多元入學招生的想法則是接近如此，把學生選學校的觀念也列入，可以考慮的議題很多。

我在大學聯考時已經有接觸到這樣的思想了。我們的時代是「先填志願後考試」。我當時對歷史有興趣，填完歷史系之後，為了替學校把握升學率，最後一個志願還是要填，所以填了文化戲劇系。以前我們填志願除了輔導室老師會

教，教官也會看，結果教官看了志願卡後，覺得我們填太少，考到好的學校會唸不到，所以又買新的報名表給我們重填。我們沒辦法只好拿去年的分數由高到低填了一遍，後來唸了「師大教育心理系」，但是那時我根本不知道要唸的是什麼，其實有很多議題可以比較早的去處理和解決，這個觀念已經啓蒙在影響。現在多元入學的主流想法就是：學校不再只是一個選學生的機構，學生也不用再呆呆地被選，尤其現在學校已經這麼多了。

國民教育權的概念

去年年底又有一個新的想法開始萌芽，這是來自於卸任的部長－曾志朗。他提出「國民教育權」。「國民教育權」和「國家教育權」這兩者最大的區別是，教育資源是由學校、國家來操控，還是國民按照需要來操控。過去台灣的教育是「國家教育權」，因而台灣的職業學校發展的非常好，導致台灣有經濟奇蹟，這是不爭的事實，這是以國家需求來領導教育的走向。

更早以前，政府播遷來台之時，那時反攻復國的思想仍熾，所以要上政治教育，也就是說教育其實是國家用來操控行動的方式。現在所提的「國民教育權」最重要的影響是來自於家長，家長在這幾年參加教育行列以後，尤其是家裡的小孩在聯考時表現的素質在中下的。他們覺得很奇怪，自己又沒做奸犯科，也有按時繳稅，憑什麼一個考試考差就要讓孩子到不入流的學校、會有生命危險的學校去唸書？於是他們推動要把過去把學生分成「好」「不好」的作業流程加以改變。

學校只要存在，都應該是好的，不好的學校不應該存在。希望政府要扛起這個責任－讓每一所學校一樣不可能，但是不能有不好的學校。孩子就是因為學習得不好，才需要教育的幫忙。怎麼可以因為他學習不好，反而還把他推到更惡化的地方去？國民教育權的觀念這才啓萌，總有一天它會主導台灣的國民教育。如果大家早有共識，就會更積極推動學校的水準提升，而不是設法把學生分等。雖然現在還是持續在分等，但只要觀念改變，入學招生的方式也會跟著因應。

說到入學招生方式的改變，韓國的反應是最極端的，他們並不反對是否有精英學校，但是對學生分配做S型的編排。假設有六所學校，考第一名的分配到第一高分的學校，第二名到第二高分……第七名又回到第一高分。這不是一個完全可以被接受的觀念，但它確實反映出了沒有必要讓學校分級的做法，學生也沒有必要因為被分級就產生不必要的，教育負面的影響。韓國的步調最快，衝擊也最大，學生暴動也最多。

我看問題較喜歡從歷史的脈絡來看，但是不管怎麼看，最後還是要看到現在。我所經歷的現在有兩次改變，第一次是民國八十七年開始「多元入學方案」旗幟所吶喊出來的，到八十九年所推動的「基本學力測驗」。它是依附在多元入學方案底下來推動，雖然不是圓滿成功，也還差強人意。第二次改變是從今年開始全面推動的，尤其是國中，叫做「九年一貫課程」。這是台灣教育改革的第二波。

課程改革以後，涉及到現在國一學生，在民國九十四年的基本學力測驗又改變了。所以前幾天全國教師會做了一件原本是教育部應該做的事：釋放了很多的媒體、書商的資源。用極低的價錢就可以使用到 NHK、遠流書面的資料，甚至還可以用到公視的材料，不會觸及著作權的問題。很多大量媒體已經透過網站發布說他們的資料可以提供編製教材使用，甚至他們自己也編攥教材。

跟著學生的經驗走

之前我講了一句「跟著學生的經驗走」被媒體炒得很大，現在來解釋一下：「跟著學生的經驗走」其實是測驗的基本概念，如果你要出題，用評量的方法來評學生的學習，你不能把學生的經驗中立起來，講這句話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測驗一定要這樣，測驗也可以不管學生的經驗，尤其像智力測驗，全世界沒有人知道智力測驗的範圍在哪裡，美國的考試裡很多都是這種模式，但是你們也知道，只要好好地讀，考試自然會高，可是又不用太專注於某些考科。

「跟著學生經驗走」在民國九十四年因為課程改革推動的關係，「九年一貫課程」是一個很大型的課程改革，在那時候所用的評量，就要回到教育原理來看。講教育原理太大我不懂，但是我懂教學原理。教學原理如果以「教」「學」這兩件事來看，就是教學和學習，學理上大人的學習和小孩不一樣，大人是從定義開始學，小孩則剛好相反，你要先教他例子，到最後可能還是不知道定義，國民教育的階段可能還沒有學到定義的概念。好比你問小孩子「什麼是狗？」不要說小孩子，大人也不知道，只有學生物的人知道，因為他們學過定義。

網路上有一個笑話說，有一隻貓要抓老鼠，但老鼠很機靈，知道貓會喵喵叫、狗會汪汪叫，只要聽到汪汪叫，就以爲是安全的。結果有一天他聽到汪汪叫，跑出洞去，卻被貓給抓到了。因為貓有學「第二外國語」，會模仿狗叫。這個意思是說，有一些特性不是絕對的。你說四條腿就是狗，如果狗的腿折斷一條，只剩三條腿呢？牠還是狗，沒有必然的狗一定要四條腿。你其實不曉得孩子是怎麼學習那些概念，但是長時間以來透過一些例子，可以自己那個心智能力歸納出「狗」的概念，唯一做不到的就是說不出來，不知道牠的定義，狗的定義是生物學家才講得出來，但是那是專業，跟學習不同。

各位讀過大學都知道，大學用書不是從例子開始，都是先從定義開始寫。這和小孩子的寫法不同，小孩子從例子開始寫，最後還沒寫到定義就畢業了。學習有沒有定義？有。但是心理學家訂了一大堆，沒有太多統一的想法，但是普遍被接受的是學生的學習。孩子現在幾乎都會在學校裡，比較正規的定義是：「一種心智行爲持續性的改變」，心智行爲是一種認知的功能。這種說法告訴我們，有些東西不是學習也會改變，比如說你用了某些藥物，有些藥物會讓你的心智行爲做出短暫性改變，但是這不列入學習的範疇，如果這樣看的話，心智行爲是需要改變的，如果是學習的話。學校老師在做教學時，也應該是這樣的。這是第一個看法。

經驗的產物

第二個看法，我們很直接了當，叫做「經驗的產物」。學校學習會導致心智行為持續的改變，尤其是很多認知的教學，技能的教學。所以學校學習對學生來講是一定有影響的。第二個叫做「經驗的產物」，就有可能發生在學校之外，有很多孩子的學習是來自於經驗，像看電視也會學習的，國民小學設定的字數，小一程度大約是四百到五百個中國字，規範一些常用的簡單字當做教材。但是後來測得的識字數是八百個，原來小孩都是看電視學來的。其實孩子的學習不是局限在學校本身的。孩子的經驗其實是非常多的。

接著我們會關心，影響教育的主要因素為何？學程最後的產物，或是這個改變，是什麼東西去影響它？這有很多面向可以看，其中有一個我稱之為「性質」而不是「定義」。性質也有很多面向，其中有一個叫「影響因素」，影響學習的因素。以影響因素來看，心理學家很早就歸類了三個：

- a. 學習能力本質：孩子最後學習出來的產物或改變，第一個影響它的就是本來的聰明才智。孩子本身的學習能力本質是不同的，這個我們必須承認，承認之後有一個好處，孩子們所做出學習產物和改變之不同你就可以接納。這提供大家一個很務實的了解，最後學習的改變，影響因素之一，是其本來的素質。
- b. 教學：學校教學會影響他經驗的產物，也會影響他持續性的心智能力改變。不過千萬不要以為只有教學會改變。教學搭配學習能力的本質，是一起來影響最後產生的結果。
- c. 教室以外經驗：好像補習也是。校外經驗並沒有強制性。教學本身對學生而言是校內經驗，但是學生還有許多校外經驗，這些經驗都會回來影響他的學習，這是必然的。我說「跟著學生的經驗走」並不是沒有依據，因為學習本來就長這個樣子。

為什麼要「跟著學生的經驗走」其實就是教學。學校的教學只有校內經驗，它是一種正式的程序。在這個過程當中，存在著很多為了達到教育目的，有組織的活動。教學是一個過程，在過程當中存在著教學的活動，它本身不是任意的，必須要達到目標，是有組織的教學活動。教學第一個是過程，第二是有組織的活動。教學有很多性質，其中一個性質是「評量」，為什麼需要評量？因為教學需要評量來顯現學生學習的狀態，所以評量其實是把教學和學習二者做一連結，它不是唯一的連結方法，但是是可以被接受的。這個正式的活動對象是學生，而學生要用學習來展現他的成果，中間必須透過評量，評量主要是要了解教學的問題，學生學習的問題，所以它是一個跨二者之間的關係。

考試如果被視為評量，從學習來看，就是它教室外的經驗和教室內的經驗。

最後這個評量如果要取材，當然也是從這裡來，但是你不敢用來做訴求，但是教學經驗和教室外經驗其實是評量主要訴求，這兩個都是學生本身的經驗，但是評量還有一件事情沒被吸收：「評量也在看目標」。本來評量也有功能來調整目標，譬如目標設定過高，一評量之後知道目標不對，必須要改變。評量也可以說，達成目標的情況是如何。如果這樣看的話，「跟著學生的經驗走」並沒有錯誤，因為學生的學習，影響它最大的因素，三個裡頭都是跟經驗有關的。一個是不能談的，一個是他教學經驗，一個是教室以外的經驗。評量沒有別的可以考慮，絕對是跟著政策方向走，是跟著「目前他受什麼教育，他的經驗是什麼」，這是目前的評量概念。

統整式教學

目前的評量概念是把學習經驗拉進來，過去的概念是把經驗中立起來，這是一個差別。具體的說法有很多議題，不過爲了要符合「跟著經驗走」，評量的操作有很具體的雛形。比如說九年一貫課程推行之後，老師發生了很大的困難。原因之一，老師誤以爲要跨科授課，其實不是。如果在早先我們老師不是這樣畫地自限的話，九年一貫沒有機會進來，老師單單強調專業時，就會強調分工，會把自己越圍越小。這個概念反應在考題裡面。越分以後，中間會有些灰色地帶，學生的學習就會短缺。老師的教學被分割，學生的學習經驗也就會被分割，所以九年一貫統整性的課程進來以後，很不幸被宣導成每一個老師都要教一門課。小學生一年級在過去是包班制的，老師什麼都要教，除了授課還要哄小孩，這難道不專業嗎？現在反而是教越小的小孩子，在教學的難度上會越高。

正確解讀的方向，並不是跨科目的教授，但是在教材編選上，可以跨出領域的選取，不能讓學生的學習是分開的。老師可能是專業部份無法打破，但是在學識素養上，必須要占用到別人的領域去。綜合活動例如童軍，會用到很多不同科目知識的整合，這不是要學生去死記，而是培養出人文、地理的概念。像早年爲什麼人會選擇住在萬華？原因無他，因爲靠淡水河。像這種東西，我是長大才學會的，以前都是靠背。考試大部份都會背對，但是沒有人知道爲什麼。

如果用這種方式學習，就不會淪落成記憶，會成爲一套完整的概念在做推理。老師的劃地自限，會造成學生的學習破碎，但是現在你把他打破以後，老師害怕了。老師害怕離開了自己的專業就會發生問題。真正的所謂「統整式教學」，不應該是專業的互相侵犯，而是在專業的材料編輯上互相支持。沒有必要只教某一塊的知識，應該全方位的在教學領域裡發展同一個觀念。絕對沒有人規定教學要劃地自限，九十四年的基本學力測驗，統整性是必然的趨勢。

所謂統整式就是說「某個題目出出來，一看就知道是某科」的情況會下降，而會有些題目出來不太像某科，但提供學生思考方向。基本學力測驗會做改變，也會有因應措施，如果像綜合活動、或者體育健教這種東西，基本精神不變的話，應該會比照使用課外教材的精神，會給予註解或說明，雖然這個材料已經在綜合

活動內出現過，但是會給予註解或說明。主要這個材料並不是在本國語力的材料，它是綜合活動的材料，我把那個材料拿到這裡來，設計一個情境，但是在本質上是要測驗本國語言的能力，綜合活動只要好好上，應該就會作答，而不應該好好背。如果只是好好背，或許他還是會作答，但不一定會了解。主要還是想老師不要因為有評量就教，沒評量就不教。

這樣的方法會不會帶來威脅？學生家長會帶來威脅。但是評量本身並不是要用來威脅教育威脅學生，所以評量的操作技術勢必會有一些因應分配。關於這個東西，我們有信心會成功，因為八十七年所推動的「學力測驗」都是課外題，非常多課外題。第一年評估出來 85% 是課外題，並沒有引起學生的恐慌，也沒有引起家長的恐慌，老師也許有一點，因為他們要越教越多。

如果可以站住底線，在九十四年考過一次之後就會取得信任。過去四十年基本上考試是和學生對立，只要說到考試，學生就會有反應，這是四十年來所建造的刻板印象。現在的教育應該試著建造另一個體制：「讓學生知道評量是在幫助他們」。這一點很難突破，不過第一個還是要讓老師先突破，因為老師太容易把學生不願意認真學習的理由歸在不用功、貪懶，常常希望有一套機制能牽制學生學習。最容易找到的就是考試，因為最容易可行，但是我們要讓老師知道，不應該只有這個武器，應該還有別的武器。

我女兒在師大附中，我還是去看她考試，但是並沒有因為考試讓學生到學校的動機下降，學生還是喜歡到學校去。試著讓學生知道這是在幫助他，我問他考試他喜不喜歡？他還是不喜歡，這也是評量還要再繼續努力的。現在教育部也在考慮成績一直用形成性的評量觀念的說明。要有形成性的評量才能正確的判斷，這還是把學生當成上對下的狀態，我就是要有足夠的資料來宣判你，這還是一種敵對的姿態。這種姿態如果存在，永遠沒有溝通的工具。

形成性評量

「形成性的評量」是什麼姿態？如果你看歐美，他們現在已經在用後設認知的觀點在做。你要知道你學習的情況，中間就已經知道了，因為你並不是對自己的學習完全不曉得，所以並沒有什麼好訝異。學生的企圖心是不能去減少的，但是也要讓學生知道他們學習的過程，不能每天期待結果，你要帶他回頭看自己學習的過程，了解自己學習的狀態，對於結果評估就會變得合理。

「回頭了解學習過程」叫做後設認知，是另外一種認知能力，類似中國的反省能力，即使沒有考過試，但這一點反省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個人的聰明才智不高，但是他有反省能力，最後一樣能出頭。反省能力其實也是要教，用什麼教？用後設認知的觀點來教，也就是說，我現在給你結果，並不是讓你做宣判，而是讓你了解你現在學習的情況怎麼樣，學習的困難是什麼、應該接下來怎麼辦，也要對自己未來的學習形成合理期待等等。

如果以老師來講，現在最抗拒的就是教學評鑑。老師覺得「我專業自主，

你們來評鑑幹什麼？」我們的教育部用的又是另外一個上對下姿態，絕對會受到抗拒，沒辦法只好硬來，後來變得完全沒有用。評鑑本來是要幫助整個教育，但是最後變得流於形式。但是評鑑其實可以改成另外一個思維來做，把它變成是一個培養教師、教學機構、自我反省的能力，老師的接受性應該會比以前要好很多。因此現在的評鑑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但是如果讓「評鑑」兩個字出現，一定又落回原來的位。

現在只要有機會，我會建議不要再用上對下的方式，應該利用資料讓學校知道他必須有反省能力，到最後是不需要評鑑，他們就會自己反省。有很多優秀的老師，早在沒有教學評鑑之時就進行自我評鑑了，理由很簡單：「我們必須知道自己教得怎麼樣，學生學得怎麼樣。」完全沒有一個高壓的姿態。我們的評鑑太多時候都是擺明要監督你、控制你，最後結果又不敢公佈，就會流於形式。評量的基本概念，在台灣需要一些時間來重新建構，教育裡面存在評量是要用來幫助孩子的。

很多孩子的回憶是「有評量的回憶」，這個評量的回憶可能不是在考卷上，可能是在作業本上，作業本上老師都會寫評語，但是都寫鼓勵的評語，很多孩子長大以後對這個評量都會記得，評量有機會發生這種力量。立委洪秀柱說，她到現在還留著一本作文本，因為老師寫的評語比她的作文內容還要多，她並沒有看內容，也不記得內容是什麼，但她認為「老師關心我。」評量可以做得更合理、更有人情味。基本學力測驗可能沒辦法做到有人情味，但是還可以做到合理。讓考生考了以後不會覺得這是一種刁難。

【問題討論】

學員發問：九年一貫應該從生活經驗、整合概念、能力指標來衡量，可是如何去衡量？以能力指標來說，應該有「聽說讀寫」，可是「聽、說」兩方面好像很難實施？很多統整概念，現在是模糊階段，很難實施出來，老師上課還是會分主副科。這樣的觀念在評量時應該要如何實施出來？

講師回答：這就是現在九年一貫把希望寄托在基本學力測驗的原因。基本上我不同意這樣的做法，但是已經有超過一年以上的時間，九年一貫一再拋出說「成敗就在基本學力測驗」。這個想法跟以前一樣，把教育問題都用考試來解決。在過去會有所謂考科非考科的問題，導致「考不考、教不教、學不學」的基本問題，基本學力也可能發生類似問題，但是它會稍許有一些改善的空間。比如說九年一貫的所有能力指標，目前是被規劃為基本學力整個背後的一個整體，因為目前假定九年一貫課程的經驗裡頭，那些是完整地涵蓋，如果那些是基本的話，教學不管透過什麼教材，都應朝向其能力指標前進。

基本學力真的能完全吃下它嗎？這還有另外一個問題，裡面有許多情意性、態度性的。這些東西加在裡面，我們一直對九年一貫課程，或九年一貫課程十大基本能力，能力這兩個字一直讓我們很頭痛。因為能力在心理學家的觀念是

沒有情義的。顯然我們九年一貫把能力的定義更擴大了，不過基本學力顯然要做第一次的過濾，有可能在客觀評量上操作有困難，它依舊不會列入可測範圍，不過並沒有排除。

到了九十四年，會有一些無法測得的東西，聽力、甚至寫作都有可能，就算沒有九年一貫進來，聽力其實都快要成功了，因為基本學力沒有忘記聽力是一個基本能力，現在是實施上的問題，像錄音機，單獨一個嗎？其實我們原本規劃的基本學力，後來被教育部否決掉這部份，就是因為我們只放前面五題。但是不管五題還是五十題，一間教室還是要一間錄音機，當初做了估算，光為了聽力經費至少需要上億。聽力其實非常可測，但是因為在實施上發生困難。但是聽力在基本學力測驗的問題是現實的，好解決。反而那些情意的問題我們沒有辦法，需要過濾。

基本學力其實不是全盤的，是能力指標的一部份，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目前基本能力的分等指標，是不是真的基本？現在看來，未必盡然，有一些事實上還是很複雜，但是我們把它拿掉，看核心的。我們要回到基本學力的面向來看，評定它是否是核心的，如果它並不符合基本，是會慢慢被淘汰掉的。

基本學力不是完整的九年一貫，是一個部份結合的概念，只是在剝離的過程中不是這麼快而明確的。

老師們長期的訓練下來，注意力一定會集中在其專業，觸角比較沒有伸到其他層面。利用考題來扭轉。基本學力出來的樣子，會以整合性為優先。過去有一種題目叫「三合一」，其實就是整合性的。基本學力也類似，不過是「七合一」，但至少會有一半是一看就知道是其專業的，另一半則是情境的問題。那個情境必須有很多東西是從其他領域進來。這會倒過來領導老師教學，會將情境擴充，在生活經驗中取材去考。

基本的知識都要具備，才可以和所學結合起來，都是互相關聯的概念。老師第一步一定要把觸角伸出來，基本學力測驗也會朝向這個方向，是專業能力培養教學的整合，必需要走出來，我們都希望專業老師也有淵博的知識，有許多議題我們可以不斷去談的。合理的定位應該是在教材層面，呈現這些議題，希望可以統整的位置。

學員發問：基本課程上的教學，是五分之四的人在陪五分之一的人念書，是否有較好的標準？測驗的流程和秩序都不統一，家長無所適從，學校應該事先讓我們知道，才可以便於家長和學生遵循。

講師回答：以台灣整個教育發展史來看，似乎是有些走火入魔，在先期不可否認是爲了少數人，但現在人人都有學校唸，政府也看到這一點，真正需要幫忙的，是學習上較有困難的，我們應該知道哪裡才是需要教育的。應該要集中去幫助這些人，老師在這個時候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目前在實際運作時，老師存在了許多不同的價值觀，是希望教育可以真正的教人，讓一個人可以充份的發展，但從人才的觀點來看可能不同，但政府應強調這個政策，過去教育的積習和

誤認。讓測驗應該要有其意義產生，教材的難易應該要有一套機制去實踐，日本是以打擊士氣來達到測驗的企圖。家長的角色就是設法去支持，不要和學校一起圍剿他。